

雷译
傅名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卷一至卷五

〔法〕罗曼·罗兰 著

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傅雷名译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[法]罗曼·罗兰 著

傅雷 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卷一至卷五 藏书章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;傅雷名译/[法]罗兰·罗兰(Rolland,R.)著;傅雷译.

—天津: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6.7

ISBN 7-80688-256-1

I.约… II.①罗…②傅… III.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
IV.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9334 号

责任编辑 郭 栋

徐 晶

装帧设计 方仁文

出版企划 江奇勇

营销企划 彭守晴

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出 版 人 项 新

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

邮 编 300191

电话/传真 (022)23366354 23075303

电子信箱 tssap@public.tpt.tj.cn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mm 1/32

印 张 42

字 数 113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8.00 元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江声浩荡，钟声复起……在江声与钟声
中，音乐家克利斯朵夫成长，反抗，进取，成
名……这是一部昂扬奋斗精神与人格力量的
书：冲破狭窄的天地，迈向更高的境界。浩
瀚的篇章，恢宏的蕴涵，使这部长篇超越主
人公个人的历险记，而成为人类的一部伟大
史诗。十年积思，十年命笔，小说逐卷发表
时，已誉满全欧，罗曼·罗兰(1866-1944)亦
于一九一五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此书早在一
九三七年傅雷先生即已着手译介，一九四
六年出骆驼版全译本，一九五二年出平明版
重译本，半个多世纪来，累计印数百万余部，
一代名译哺育了几代学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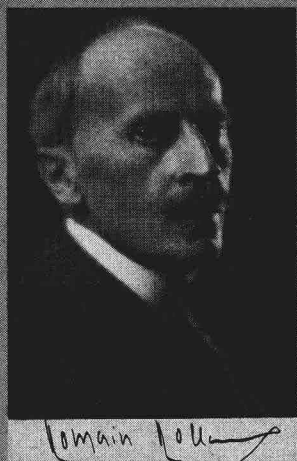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郭 栋
徐 晶
装帧设计 方仁文
出版企划 江奇勇
营销企划 彭守晴

中国的未来属于喜爱读书的人们。

读书是一生一世的事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不同的书，适合于不同的年龄阶段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部学习人生的“修业小说”，对人的一生，尤其是青少年，有重大影响。学生时代正是阅读这部名著的最佳年龄阶段。如今，许多中学老师向学生推介傅雷译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北京大学也将本书列入北大学生应读书目（三十种）。

购书热线：13605692552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一九三四年罗曼·罗兰题赠傅雷之照片



一九三七年初译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之傅雷

傅译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序

傅译罗曼·罗兰，从西方文化中拿来一种可贵的异质：力的颂扬。贝多芬与近代世界之贝多芬——约翰·克利斯朵夫，以他们雄强的个性，对大多萎弱的个性，自是一种补济。正是出色的傅译，使罗曼·罗兰得以广泛传布我国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哺育几代学人，功不可没。

傅雷先生是把罗曼·罗兰当精神导师来引介的。先生早年之志，似在人生修养。所译莫罗阿《人生五大问题》《恋爱与牺牲》，和罗素《幸福之路》等，都是纵论人生大事，探索幸福之道的。而《贝多芬传》与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则旨在提供一种理想的范本。贝多芬与命运搏斗的气概，克利斯朵夫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热忱，在当年“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”，无疑是亟需发扬蹈厉的。傅雷在阴霾蔽空的抗日时期，译出《贝多芬传》与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当不是无所用心于世的。表现了译者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，像普罗米修斯把火种盗给了人类一样，为中华民族的苦

难岁月出了一份力,做了一份贡献。事实上,这两本书,给处境险恶的知识青年,带来了光明,指引他们冲出黑暗的包围,开始勇敢的进发。不少读者,即便后来已拥有新译,还把早年读过的骆驼版《克利斯朵夫》当做珍藏,以为纪念。真正的名著,不会过时发黄,依然取之不竭。一九四九年后,改革开放以来,这两本书又在青年学生中,招来一批又一批的新读者。笔者认为,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像《苦儿流浪记》,像《鲁滨逊漂流记》,像《牛虻》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作为修养读物,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。尤其是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作品恢弘的蕴涵,一直予人强烈的感应。

罗曼·罗兰及其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在我国的知名度,远远大于其在本国的影响,不能不归功于其超拔的译者。法国学者称,罗曼·罗兰只在国外才被视为法国的大作家。其间可看出“傅译效应”!局外人以为翻译无非亦步亦趋,有一句译一句,殊不知译者的主体意识有着举足轻重,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。试想译得不忍卒读,还能谈什么影响?傅雷可说是以虔敬的心情来译这本书的,“一边译一边感情冲动得很”,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,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。先生自称不能诗,但译完第一册,欣然命笔,写下一篇诗一样的《译者献词》;为第二册,又写有《译者弁言》,对一时不易把握作品实际的读者,“做一个即使不高明,至少还算忠实的向导”。既是向导,必有导向。导向就在于把这部伟大的史诗,定位在——“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,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。”“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,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

人；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，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。”

傅雷先生是集中用四五年工夫，专心致志，译出全书，于一九四一年初版问世，十年里先后印行七版。莫罗阿盛赞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部学习人生的“修业小说”，写主人公从出生到死去完整的一生，处理人生中所碰到的种种重大题目，不愧大家手笔，可师可从。作品的主旨，似乎围绕着生存更新，激扬生命力，以艰苦的奋斗去开拓人生道路，做一个德才兼备、独立不羁的强者。这是一部对人的一生，尤其在青年时代，会有重大影响的书。一九四九年后，为适应新时代读者，译者于一九五二至五三年间，又投入一年，重译一遍，是为平明版；一九五七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平明版纸型重印一版。在海峡两岸壁垒森严的时期，港台盗印版不绝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人文版、安徽版、漓江版竞相印行。这皇皇四巨册，一九八〇年代曾进入十大畅销书之列。累计印数当在百万部以上，可见受欢迎的程度。傅雷译《贝多芬传》译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“个人的理由”是想“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”；在他看来，一个人的价值，也在帮助人的能力上。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，可以认为是法国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人物；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这部小说，无疑也是法国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作品。傅雷先生自己说过，“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”（转引傅聪语）。诚然，“翻了他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免不了受影响”，小至行文方面，一九四五年办《新语》半月刊，觉得自己“写的文章每句脱不了罗曼·罗兰的气息和口吻”！“君子之学也，以美其身”，以为变化自己气质、陶冶自己性情的养料。而且，此

书对译者一家也影响至大。傅家子弟从小熟读克利斯朵夫，傅聪“小时候常以克利斯朵夫自命”，儿媳还没过门，已在阅读这部巨著，“我相信对你一定大有启发”！哪个孩子缠于烦恼，做父亲的便建议“多听听贝多芬的第五，多念念克利斯朵夫里几段艰苦的事迹（第一册末了，第四册第九卷末了），可以增加你的勇气。”翻到第一册末了，高脱弗烈特俨然一副托尔斯泰面目，指着在绚烂而寒冷的天边显现的朝阳说：“对这初升的日头，得抱着虔敬的心……便是像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，你也得爱……现在是冬天，一切都睡着了。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。如果你是好人，一切都会顺当的。干吗要为做不到的事悲伤呢？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……竭尽所能……英雄就是竭力做好他所做的事，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。”道理虽浅，激励我们凡事竭尽全力，发掘潜能，增长才干。

傅译罗曼·罗兰——这六个字，今天看来平淡无奇，焉知其中还隐伏祸机。此译予译者以早期的荣名，中年的困顿，晚年的罹难。正当译者的事业和活动进入高峰时期，反右派斗争不期而至。运动中，有些青年学生“犯了错误”，挖思想根源时，发觉受了克利斯朵夫的影响。面对大量这样的事例，该书的译者当然难辞其咎。再加上些别的言论，傅雷先生由此开始忧患余生。“节场”上转了一圈，铩羽而归，还是回进书房。视患难如无物，他自称“只要一上桌子，什么苦闷都会暂时忘掉”。仍以坚毅的秉性，每天译书不辍。辞别了一度的烦嚣，又获得一份宁静的反思，气度从贝多芬式的精神，转向东方式的恬淡与明哲。早年在贝多芬乐曲里捕捉到象征十九世纪“人类活动的基调——力！……反抗一

切约束,争取一切自由……第一是:我!然后是:社会。”这时从贝多芬晚年的四重奏中,看到了“隐忍与舍弃”,看到了奋斗后的失败,抗争后的无奈。“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,当然比一开场就奴颜婢膝的屈服高明得多,也就是说‘自我’的确已经大大的扩张了;同时却又证明‘自我’不能无限止的扩张下去……”音乐趣味,也由贝多芬转向莫扎特:“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几乎每页都是与命运肉搏的历史,他的英勇与顽强对每个人都是直接的鼓励;莫扎特却是不声不响地忍受鞭挞,只凭着坚定的信仰,像殉道的使徒一般唱着温馨甘美的乐曲安慰自己,安慰别人。”一九六〇年给傅聪信里议论道:“大概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艺术理想越来越对你发生作用了。从贝多芬式的精神转到这条路在我是相当慢的。”他认为,“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”,“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”;“从理智上求觉悟,求超渡;觉悟是悟人世的虚幻,超渡是超脱痛苦与烦恼”。——纯是悟道之言。

欧战纷乱,罗曼·罗兰可以隐居瑞士,超乎混战之上;动乱初起,罗曼·罗兰译者虽然自反右以后,一直蛰居斗室之中,造反派还是从门外杀了进来。傅雷本无党无派无所归属,“文革”一开始,成了上海第一批冲击对象,造反派来自上海音乐学院。先生没在上海音乐学院任过教,傅聪也未在上海音乐学院念过书,想必还是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给他惹的祸。傅雷在向未来儿媳介绍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时,漏出一句含混的话:“就说我自己,也还没有渡完克利斯朵夫的最后阶段。”罗曼·罗兰在《卷十初版序》中称:“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。”真是一言而成谶语?从《遗书》得知,对寄存物中搜出的所谓“反党罪证”,傅雷夫妇不

愿连累他人，“强者不吐实，弱者吐不实”；明知这点事也不至判重刑，但横逆其来，一代巨匠，宁以刚折，遗世高蹈。古人云：“辱若可避，避之而已；及其不可避，君子视死如归。”生命的崇高感，酿成了“经历过时代动荡的人的悲剧”……这人生的最后一步，跨入了历史的界域，无愧于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译者的人格尊严：人品与译品臻于完美契合。可以说，傅雷借克利斯朵夫，构建了自己的生命形象。先生的学问品德，足以见重于世。拨乱反正以来，该书一印再印，十倍于译者生前的印数，继续嘉惠后学。

傅译罗曼·罗兰，是欲借天下之大言，以自励兼励人，以自铸兼铸人，以自树兼树人。傅译的辉光，至今不灭于神州大地，留下了对后进英才的关垂与殷盼。让我们依译者遗训：“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吧！”

“蒙蒙晓雾初开，皓皓旭日方升……”

“江声浩荡……钟声复起……”

“天地重光……英雄出世！”

愿广大读者，今日的读者，未来的读者，共此浩荡，在人生道路上从荆棘走向坦荡！

附记：名著复译，改头换面，鼠窃狗偷，不算本领。能译得比“江声浩荡”(Le grondement du fleuve)更加浩荡，后来而确乎居其上，读者自会佩服，潇洒地扔弃傅雷的译品与人品！

罗新璋

一九九四年元月

译者献词

《译者献词》最初载于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卷首。

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，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。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，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。

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，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；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，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。
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不是一部小说，——应当说：不止是一部小说，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。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，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。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，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，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。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吧！

战士啊，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，你定会减少痛楚，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！

译者弁言

本文原为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第二册的序文，置于卷四之首，现转录于此。

在全书十卷中间，本册所包括的两卷恐怕是最混沌最不容易了解的一部了。因为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成长的途中，而青年成长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、暧昧、矛盾、骚乱的历史。顽强的意志，簇新的天才，被更其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性拘囚在樊笼里。它得和社会奋斗，和过去的历史奋斗，更得和人类固有的种种根性奋斗。一个人唯有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得胜，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难关而踏上成人的大道。儿童期所要征服的是物质世界，青年期所要征服的是精神世界。还有最悲壮的是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冲突：从前费了多少心血获得的宝物，此刻要费更多的心血去反抗，以求解脱。

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反抗幼年时代一切偶像的时期。他恨自己，他恨他们，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的相信了他们。——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。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于不公平，敢于把跟着别人而佩服，而敬重的东西——不管是真理是谎言——一概摒弃，敢于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。所有的教育，所有的见闻，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蠢话，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，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，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。

是这种心理状态驱使克利斯朵夫肆无忌惮的抨击前辈的宗师，抨击早已成为偶像的杰作，挾发德国民族的矫伪和感伤性，在他的小城里树立敌人，和大公爵冲突，为了精神的自由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依傍，终而至于亡命国外。（关于这些，尤其是克利斯朵夫对于某些大作的攻击，原作者在卷四的初版序里就有简短的说明。）

至于强烈犷野的力在胸中冲撞奔突的骚乱，尚未成形的艺术天才挣扎图求生长的苦闷，又是青年期的另外一支精神巨流。

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，同样，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……

整个的人都很紧张。雷雨一天一天的酝酿着。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。没有一丝风，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，似乎沸腾了。大地寂静无声，麻痹了。头里在发烧，嗡嗡的响着；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，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。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，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；神经像树叶般发抖……

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。虽然你受着压迫，浑身难过，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。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，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。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。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？……像一个孕妇似的，你的心不声不响的看着自己，焦急的听着脏腑的颤动，想

道：“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？”

这不是克利斯朵夫一个人的境界，而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心灵在成长时期所共有的感觉。

欢乐，如醉若狂的欢乐，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，创造的欢乐，神明的欢乐！唯有创造才是欢乐。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。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……

创造，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，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，卷入生命的旋风，与神明同寿。创造是消灭死。

瞧，这不是贝多芬式的艺术论吗？这不是柏格森派的人生观吗？现代的西方人是从另一途径达到我们古谚所谓“物我同化”的境界的，译者所热诚期望读者在本书中有所领会的，也就是这个境界。

“创造才是欢乐”，“创造是消灭死”，是罗曼·罗兰这阉大交响乐中的基调，他所说的不朽，永生，神明，都当做如是观。

我们尤须牢记的是，切不可狭义的把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单看做一个音乐家或艺术家的传记。艺术之所以成为人生的酵素，只因为它含有丰满无比的生命力。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模范，只因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较最完全的一个。而所谓完全并非是圆满无缺，而是颠扑不破的、再接再厉的向着比较圆满无缺的前途迈进的意思。

然而单用上述几点笼统的观念还不足以概括本书的精神。译者